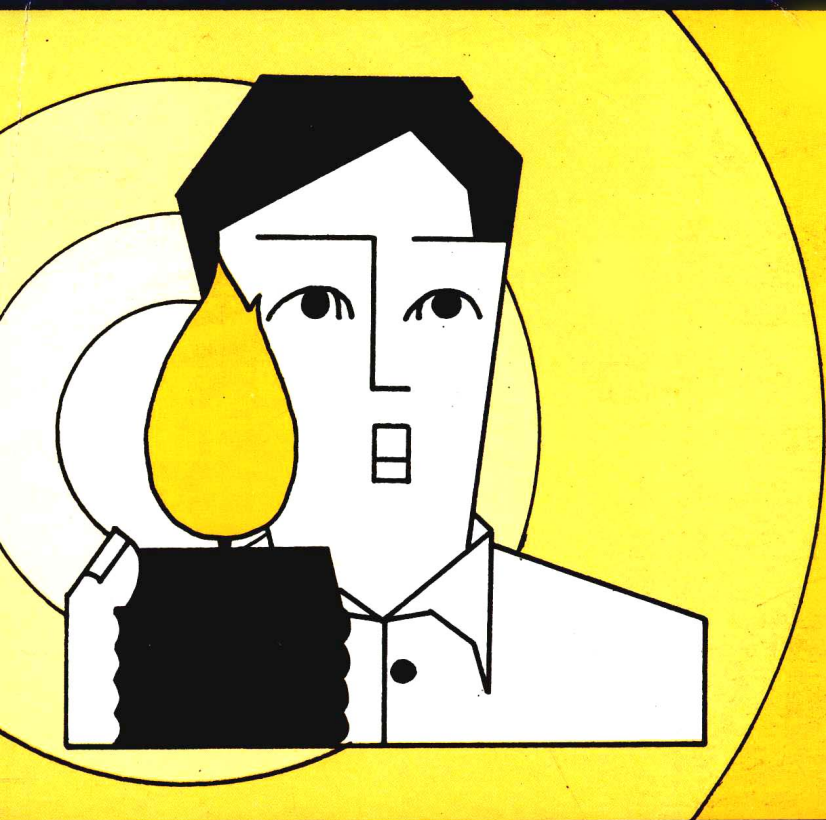


风云文学丛书



那一豆灯光

张挥

后 记

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篇章，共分三辑。

辑 1 ——那一豆灯光

收集在这一辑里的文字，多数是组屋生活的插曲。所描述的不外是一些生活上的琐琐屑屑。这恐怕要让看的人觉得没有“深一层的内涵”而“不能终篇”了。选了“那一豆灯光”这一篇做为书名，是为了纪念一位曾经爱护过我，关怀过我，教诲过我却死得太早的老师——以今先生。他曾经要我生活得象只鹰。然而，我却只能象一只蜗牛，背负着一个蜗牛壳在地面上爬着，实有负以今先生的厚望。思之，不禁黯然神伤！

辑 2 ——掌声，五彩缤纷

这一组文字，所反映的是我与学生之间所存在的一点情谊。尤其是“教余寄简”里的各篇，是在看了学生的周记之后，在心情激动的情况下，所写下的一些安慰与鼓励的话语。当时一共写了三十多篇，发表在商报的“学府春秋”上。屈指算来，我已教了整整二十年的书了，在这不算短的二十年里，始终觉得对学生的亏欠实在太多了。尤其是近几年来，为了搞好第二语文，他们加倍努力；为了顺应大势之

所趋，他们委屈求存。努力不来，顺应不了的只好感叹一句：造化弄人了。这么想时，那个因搞不好英文而憎恨英文，以致落得神经失常的学生的面影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了。思之，又是一阵的黯然神伤！

辑3——还乡后的话题

这是于去年底出席“亚洲华文作家会谈”的一些侧记文字，或许对读者还有一点参考价值，就一并收集在这个集子里了。

张挥

(14-5-82)

风云文学丛书

那一豆灯光

春
燈
夜
話

張
揮

一九三二年四月十日

風云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本书共分三辑。作者以第一辑里的第一篇文章为辑名和书名，以纪念一位备受尊崇但英年早逝的启蒙老师，故有其特殊的意义。第二辑收录作者一些教余感触与师生间的温情。第三辑是作者于1981年12月中赴台出席“亚洲华文作家~~会~~谈。”后回国写的，当作此行的收获。

风云文学丛书之三

那一豆灯光

· 张挥 ·

主 编 ■ 李拾荒

封 面 ■ 张 挥

出 版 ■ 风云出版社

59, Jalan Hitam Manis,
S'pore 1027

承 印 ■ 新的印务公司

定 价 ■ \$ 2.50

日 期 ■ 1982年8月（初版）

ISBN ■ 9971-944-08-1

目录

辑1... 那一豆灯光

- 7 ■ 那一豆灯光
- 10 ■ 我与写作
- 14 ■ 不知那人是谁
- 17 ■ 写在黄昏里的
- 19 ■ 话 语
- 21 ■ 桥的故事
- 25 ■ 橄榄树
- 27 ■ 在关着的门后
- 31 ■ 开信箱
- 34 ■ 门里门外
- 37 ■ 阿 奇
- 41 ■ 阿奇所引起的
- 46 ■ 婆婆·爸爸·孩子·海
- 49 ■ 迎月黄昏后

辑2... 掌声，五彩缤纷

- 57 ■ 掌声，五彩缤纷
- 59 ■ 跑，跑，跑在晨风里
- 61 ■ 只为了要得到爱
- 64 ■ 懊恼之后的期望
- 67 ■ 教余寄简

辑3... 还乡后的话题

- 109 ■ 终于见着了原甸
- 112 ■ 另一个角度看柏杨
(附：看柏杨，听柏杨)
- 117 ■ 莎哟娜拉·黄春明
- 121 ■ 主编们的话
- 125 ■ 老当益壮的陈纪莹
- 127 ■ 后 记

辑 1

那一豆灯光



我的心弦动了，弦音自心田里流出来，那一豆灯光也自我的心灵深处升起，升起……………

S 校长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我之所以喜爱写作与阅读，完全是在 S 校长的薰陶、教诲下培养起来的。他是我心底的一豆灯光。所以，我用了“那一豆灯光”做为本书的书名，以及这一辑文字的标题，以纪念这位去世得太早的老师。

那一豆灯光

每个人的心底，都有一根弦，埋在心灵深处。灵感一来，弦音就泉涌般流出，于是，拾回了一个又一个已远去了的故事。

夜，很静，很迷人。居高临下望过去，远处的街灯很明亮，象自天际撒下来的星星，黄的白的光点，在我眯成一线的眼缝中布成了一个无名的星座。最远的那一点光度最弱，几乎要被湮埋在夜的墨海里了。但我始终感觉到它的存在，而且是那么亲切可爱。我的心弦动了，弦音自心田里流出来，那一豆灯光也自我的心灵深处升起，升起……

那年，我十九岁，怀着满腔热情跨出中学的门槛，又回到那个小村庄里与母亲相依为命。我说「又」，那是因为我的童年原本就是在这小村庄里度过。读中学的那几个年头，我寄居在姨妈的家。中学毕业后，一时找不到工作，所以「又」回到母亲的身边。那时，母亲所租来的那间小木板房子，与我的母校仅是一篱之隔。白天，学生们的朗朗书声，孩子们的欢笑呼喊声，不时传入我的耳际，我仿佛又置身于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里。当然，我更不时要绕过那道篱笆回到母校去探望S校长。

S校长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我之所以会喜爱写作、阅读，

完全是在 S 校长的熏陶、教诲下培养起来的。因为他是我小学五、六年级时的级任老师。课余的时候，S 校长时常介绍一些课外书给我们看，有时还特地在假期的时候，为我们几个对写作阅读很感兴趣的同学，讲解与分析一些文章（包括唐诗）的内容，使我们得益不少。若遇有好的文艺片子他也出钱请我们看。现在我还留存着一本当时 S 校长要我们抄录的一些诗歌、散文的手抄册子。看着那些幼稚笨拙的字体，我是感到又遗憾又庆幸的。遗憾的是造化弄人，S 校长死得太早；庆幸的是自己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位好老师。

小时候，我那单纯而幼小的心灵，总觉得时常流泪的人就是一个痛苦的人，而母亲的泪光，就曾照耀着我的童年，我可以说是在母亲的泪影里长大的。所以，我始终觉得母亲就是一个痛苦的人。母亲的眼泪，带给了我灵感，我遂写了一首小诗，那时我还在念小学六年级。

眼泪，你呀！
你为什么要在痛苦的人脸上
汇成河流？
痛苦的人，
总是伴着你度苦日子，
痛苦的眼泪，
是流不尽的呀！
但是痛苦的人，
是不是就这样苦下去？
不，总有一天，
他们是不流痛苦的眼泪的。
相反的，痛苦的人脸上，
将露出胜利的微笑。

以后，他们的眼泪，
将是充满着多么愉快的，
兴奋的情感呀！

记得，当时S校长看了，他不相信这诗是我写的。他说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，是不会有这样的感情的。听到他说这诗不是我写的，我顿时觉得受了委屈了，我竟哭着说：「这是我写的！这是我写的！」后来，他终于相信了，并且还将这首诗拿到一个学生刊物上去刊登。我自然是十分感激他的。

所以，在那段赋闲在家的日子里，我可不愿让自己真的闲着，总是尽量利用这段时间多读一点书，多学一点东西。因为在篱笆的那一边，正有一位我所敬爱的导师，还在辛勤地负起教育下一代的工作。他每晚都要在校长室里工作到深夜。我也常在夜深人静时，从窗子的木条缝间望过去，就会看到校长室还亮着一豆灯光。因为隔着一道篱笆，那一豆灯光在藤蔓交错的隙缝间若隐若现。跟现在我居高临下，眯成一线的眼缝中所看到的那盏最远的街灯一般的情调，总教我觉得它是那么亲切，那么可爱。

我知道，眼前的街灯虽然辉煌灿烂，但天一亮时就会一下子全都熄灭的。但我心底仍然有一豆灯光在辉煌，在灿烂！

1-1978

我与写作

★我觉得，写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但，不是所有「不轻松」的事情，都没有乐趣可言。譬如爬山，当你要征服某一座山时，事前你需要做一番准备，然后，鼓起勇气一步一步往上攀爬。在攀爬的过程中，实在说不上轻松。然而，当你历尽千辛万苦爬到了山的顶峰，去拥抱云彩，去振臂高呼的时候，那种盈满心间的欢愉，的确不是那些懒得作「登高之想」的人所羡慕得来的。你爬的山越高，你所获得的欢愉就越浓。于是，你又开始着手要去攀爬另一座你所响往的山了。

我不是一个善于爬山的人；不是一个杰出的登高者。我所爬过的最高的一座山，就是武吉知马山，任何一个身体健康的人，只要他有兴趣，就可攀登上这座山。同样的，我也不是一个很会写作的人，下笔成章，一气呵成之类的乐趣，我从来就没有尝到过。我写得好辛苦，一点也不轻松。但我总爱为了享受那么一点在完成一篇「作品」之后所带来的欢愉，而心甘情愿却又辛苦地，一点也不轻松地去写下一篇又一篇的东西。我学写过小说，学写过散文，甚至还学写过诗但都写得不好，写得不成熟。这一点常令我感到很「不好意思」。庆幸的是，编者对我爱护有加，文友对我循循善诱，

这才使我不致因感到太过「不好意思」而自卑起来。我相信过去有些热爱写作的朋友，是在全无「温情」的环境里孤军作战，终至熬不过那种「写作人的苦闷」而抛下笔杆的。我希望我们的文艺园圃是一个热闹而又盈满温情的乐园，使到一些象我这样需要前辈的扶持、同辈的鼓励的写作者，可以建立起他们的信心，即使写得好辛苦，象拖着千斤重的东西往前挪，仍不会感到自卑而脱离了文艺的队伍。

★屈指算来，我真正学习写作的时间不算长。读中学的那几年，固然学写过一些东西，但中学毕业后，那股爱写作的热情，竟突然一股脑儿的消失殆尽。十年后，到了一九七〇年一时「心血来潮」，又再提起笔来涂涂写写。虽然在半年内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，但由于缺少趣味相投的朋友互相激励，互相切磋，结果后劲不继，写作热情又再度「冷」了下来。这一停就是三年多。直到一九七四年「心血」又突然「来潮」。这次的「涨潮」持续较久，到目前为止，似乎还没有要「退潮」的迹象。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年来，开始认识了一些文友，在他们的鼓励与帮助下，使我不那么容易在不顺心时就「自暴自弃」而弃笔不写，也幸亏有了这么一点「温暖」，才使我有勇气在一九七六年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「再见，老师！」。虽然那里面的东西还十分幼稚，但对我来说，无异是一支强而有力的兴奋剂了。

记下以上这笔流水账，是要对曾经给与我以「温暖」的文友表示感激而已。

★凡事都有一个开始，而每一件事的开始，往往影响了以后事态的发展。在学习写作这件事上，我有一个难以忘怀的开始，也是一个教人想起来时就感到兴奋的开始，虽然那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岁月里。

从小学五年级开始，我便有了阅读课外书的兴趣。因为当时的级任老师沈侠魂校长，就是一个爱读书爱写作的人。在他的熏陶下，我也就很自然地培养起这方面的兴趣来。

沈校长管教学生十分严厉，他手中的那根藤鞭曾令许多顽皮的学生「闻鞭丧胆」，但对许多勤奋好学的学生，却十分疼爱，总是想尽办法让学生多学一点东西，他常利用课余时间，教我们学写书法，学注音字母，学查字典，分析讲解课外读物的内容等。我最喜欢听他分析文章的内容。他第一次介绍给我们读的文章，是一位署名碧野的中国作家所写的散文「小鹰」。那是一篇很优美的文字，令我爱不释手。此外还有苏联作家K西蒙诺夫的诗「等待着我吧」；何其芳的诗三首：「河」、「生活是多么广阔」、「我把我当作一个兵士」，以及一些从杂志上摘录下来的篇章和唐诗。这些手抄的文章我一直保存到现在，偶而拿出来看时，就又拾回了一些远去了的记忆。

沈校长的书房也是当时我们那几个爱读书的同学常去的地方。在那个堆满书籍的小天地里，我开始认识了冰心、巴金、夏衍、茅盾、叶绍钧、威北华等作家的名字，并阅读了一些他们的作品。沈校长让我们在他的书房里「予取予求」地阅读，甚至把书带回家时，他也不过问你到底拿了多少本。总之，要看书尽管拿去好了，就怕你没有兴趣看。有了这么好的环境与条件，我那时的确囫圇吞枣地看了不少的书。

最令我感到兴奋与难忘的，就是沈校长编的壁报了。那时我们几个爱写文章的同学真是入了迷。写「小说」，写「散文」，写「诗」，还写「独幕剧」，什么都来一手，俨然以「文学家」自居，实在天真得可爱。所有的文稿由字体美的同学负责誉抄，另一些同学负责版头设计，在沈校长的督

导下，每一篇都编排设计得醒目大方。站在教室的屋檐下，欣赏着自己以及其他同学贴在那块壁报版上的「大作」，就是一件最赏心悦目的事了。

照道理，有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开始，我应该是有一个「丰收季」的。然而，自中学毕业后，竟浪费了整十年的时间，落得一事无成，沈校长若地下有知，必定要气得执起藤鞭将我打了，真是惭愧。但也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开始，我才会在这蹉跎了十年的岁月之后，突然「心血来潮」，重新拿起笔杆来涂涂写写。然而却常有力不从心之感。语云：「逝者如斯乎，不舍昼夜。」我只有寄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奋力以追了！

26-6-78

不知那人是谁

那一天下午，伏案工作得有点倦了，站起身来伸懒腰。懒腰还未伸尽，就看到了一只风筝在窗外蓝天白云的晴空里飘荡。能够让风筝飞得这么高，飞得这么逍遥，我很羡慕那个放风筝的人拥有这么一个「自得其乐」的下午。

我把目光探向苍穹，再也搜寻不到第二只风筝。如果满天都飘荡着美丽的风筝，那固然很热闹，很有趣；但只有一只风筝在飘荡着的天空，同样能令我神往。因为它教我想起了那一只风筝，那一只曾飘荡在我的童年的天空里的风筝。

小时候，在游戏方面，我表现得十分笨拙，总是沮丧多过兴奋，更难得有踌躇满志的际遇。就拿放风筝这玩意儿来说吧。对其他的孩子来说，放风筝实在是一件非常令人开心的事。只要放风筝的季节一到来，他们就忙得不亦乐乎，忙着糊风筝（他们认为那种五分钱一只的小风筝，放起来一点也不爽），忙着去拾玻璃碎片，忙着去煮牛皮胶，然后把玻璃碎片碾成粉末，参到牛皮胶液中去煮，有时还要加上蛋白。据说这样调弄出来的液体，敷黏在一捆捆的线上时，那些线就会变得又利又韧，可以把风筝放得高高的与人一决雌雄。但是，这么昂贵的花费，我是负担不来的，我放的是五分钱一只的小风筝。

然而，由于我的笨拙，我连放这种五分钱一只的小风筝，也还不能做到「尽兴」的地步。要让这种小风筝「一纸风顺」地飞起来，实在不算容易。首先，你必须懂得如何在它的骨架上穿孔绑线。这线的位置如果绑得不妥当，不管你如何奔跑拉扯，都不能令它飞起来，往往一个倒栽筋斗，啪的一声，狠狠地往地上一撞，就给撞坏了。所以我时常要劳驾那些「专家」跟我绑线。这难题虽然解决了，但我依然无法尽兴地去放风筝。我所用来放风筝的线是母亲用来缝衣服的黑线，我不敢将母亲的线整粒拿来放风筝，我只是用一个香烟纸盒绕了十多二十圈就去放风筝了。这样的长度最多只能用来引风筝起飞而已，所以我的风筝一仰首起飞之后，不是勾到树枝，就是让亚答屋顶上的木条缠住，线又细，稍一用力就扯断了。于是，我的风筝不在天空中飘来荡去，而是在枝桠间或亚答屋顶上翻转。如果没办法将它取下来，就只有眼巴巴地让它挂在那儿挣扎。第二天再经过那儿时，它已遍体鳞伤，惨不忍睹，一派凄凉景象。

只有一次，那是在风筝季刚过去，同伴们已开始流行玩石弹子的时候，我曾尽兴地放过一回风筝。说起来还得感谢隔壁的阿送，是他把那只他自己糊成的大风筝以及一大捆的线圈送给了我，我这才真正尝到了放风筝的乐趣。我记得，当时我把风筝放得好高好高，蓝天白云的晴空里，就只有我的那一只风筝在飘摇，但我不感到寂寞，因为我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风筝季。我拉着那根长线自得其乐地满足了整个下午，直到天快黑时，我才十分无可奈何地把风筝拉回地上来。我拉得很慢很小心，或许就因为我那种患得患失的心理在作祟，以致在它快要回到地面时，一头撞向树梢，「飒」的一声，破了。我与它缘尽于此，虽然十分心痛，也只有徒叹奈